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七五回 石敢當神鋒開利市 水面機巧法獲英雄

話說菊文龍一劍插入，那一道紫光覺得絆倒一物，只聽「通」的一聲，冒起多高的飛血。三人忙收了劍，叫小兵打過燈球一看，原來是一塊泰山石敢當的大石頭，巧巧把一個「泰」字代他劈斷，那斷痕裡鮮血直淌。看官，你道這又是一回什麼奇事？只因昨晚楊魁同菊猛逃走，邵竹回了極樂宮，向狄元紹、狄小霞說明情形。狄小霞道：「如今第一要著，趕快催梁啟文督同任機，將小南海水下的機關設好；第二件事，調二百兵把守地道，那便萬無一失。但前次差那魯勇帶領探兵金長髮，至今不曾回營，不知是何道理？還要遣一有法力的將官去走一趟，方有的確消息。」無如各位法將，寨中都有執事，卻然不得分身。那知事有湊巧，次日一早，楓林橋迎賓館送到一名投效的人，自稱石敢當，當下考驗了一場，果然神通廣大，法術無窮。狄小霞心中大喜，就派他做了探隊的法將，當時就派他到宋營探聽消息。這石敢當卻就是玉山楓林橋旁邊的一塊風水石，因受了日精月華，修成人形，專講究彩戰的法術，害的那一帶婦女真算數之不盡。也叫惡貫滿盤，忽然聽見狄小霞貪淫好色，一班妖精都在那金光寨聚起，他並不是想求功名，是專要去同狄小霞勾搭勾搭，便搖身一變，化做一個美貌少年，由當地迎賓館送去投效。恰恰得了一個探隊的差使，當下就借了隱身法到了宋營。這日菊文龍叔姪夫妻及灑山三雄到來，並眾位英雄吃酒時所說的話，他站在旁邊，都清清楚楚。到了晚間舞劍，他曉得這寶劍厲害，自然是站得老遠的了。那知他雖曉得避著李彩秋、鄧素秋二人的劍光，卻不料站在菊文龍前面。菊文龍突然抽劍出鞘，石敢當忽覺後腦一股冷氣，曉得不妙，就想遁走。那知已被劍光罩住，脫身不得，可憐三千年道行，一旦化為烏有，那一道靈魂，不知到那處去了。這大宋營裡把泰山石敢當一望，也猜著是敵人營裡差來的妖將探聽軍情，巧巧的代虹霓劍發個利市。楊魁看見這樣，又從菊文龍身邊討這寶劍，對那石頭橫七豎八的一陣亂砍，劈得粉碎，喚過一個打掃軍，用簸箕掃了倒去，大眾歎息了一陣。楊魁入帳，又同張欽差計議道：「如今金光寨妖魅甚多，真個防不勝防，須要趁早破了這寨方好滅賊。」張欽差歎氣道：「這聖僧，他偏偏到這緊急的時候又走了，真就有些恨呢！」說道此處，只見督糧官走上帳來說道：「稟大帥，如今軍中僅剩三日之糧。臨安糧台來了公事，說淮南金兵大進，軍務緊急，所有糧餉須運他處；玉山剿寇事小，糧餉可向就近籌辦。請問大帥，這便怎樣是好？」張欽差急在中心，深怕軍心變亂，暫時炸營，便安慰道：「你且去，口糧仍照數給發，不准短少，本帥自有接濟。」那糧官當時退去。張欽差見他已走，便覺滿腹憂愁，只得同楊魁計議。楊魁道：「有理沒理，今晚讓晚生到小西天拚著性命，務要把金光寨大勢看來，以便設法破賊。若此羈留歲月，按兵不動，終非善策。」張欽差也以為然。

但那帳裡議論，菊猛在帳外聽得清楚，他也不問軍營裡規矩不規矩，大踏步走進帳來，高呼道：「某想將軍要探金光寨，非菊猛同去不得成功。」楊魁笑道：「你這小子很會大話！我昨日沒有你，怎樣進裡的呢？」菊猛道：「昨日將軍進裡，本是冒險，叫做出其不意。他此時已曉得將軍摸著地道的機關，只要著□名八名小兵守住地道，委實夾巷用兵，可保將軍此去沒有好討。」楊魁道：「然則照你意見，當怎樣辦理呢？」菊猛道：「依在下愚見，今日當由小南海前面去，他若沒有準備，正好就近探寨；就有準備，也好放開手腳殺他一殺，還有個勝敗難定。若從地道進裡，無論由彌勒峰到小南海這一道關不容易過去，只怕要想進那一道石門，也是不容易呢。」楊魁聽說，便細想了一想，覺他說的這話很為有理，便說道：「如你一人去，又怕那寨裡的實在看不真實，還是去如不去；若我同你去，那水面上我不曾做過這樣功夫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菊猛見說，向肩上一拍，說道：「將軍勿慮！在下這肩膀上一千八百斤還不介意，那便將將軍馱過小南海，不是甚妥當的嗎？」張欽差見說，大笑道：「你這小子連說話的方寸都一些沒有，莫說馱了水面上走，就是平坦大路，你怎樣背得起他這樣一個身段呢？」菊猛大喊道：「大帥，你莫小看菊猛，不信，請楊將軍試一試看便知。」楊魁也覺奇異，便故意的下了壓力，向他背上一伏。初時菊猛因楊魁的壓力過大，兩腿便撐得吃力得很；那知楊魁的腳才被他撐著離地，直即輕如鴻毛，一點都不吃力，那樣情形，就便再加上三個，都不為多。張欽差同楊魁心中大喜，當下楊魁就換了夜行衣。此回他因昨日雖換了魯勇的號衣，仍然被邵竹看出，反不若穿自家的衣服爽快，那知就這一點參錯，幾乎誤了大事。列位看到後面便知，此時且按不表。

但那楊魁換了夜行衣服，菊猛也短衣找紮，換了魚皮鞋，拿了鐵蒺藜，二人便悄悄出營，直奔小南海。此時不過在二更向後，二人向對面望了一望，但見對面營裡疏疏落落幾點燈光，只有內寨隱約的有幾點鉦聲，那寨外月光之下，四圍一轉帳篷，連更鼓都沒有。菊猛喜歡道：「昨日我到此地也是一樣，看此情形，大約他一些準備沒有。」說著便下一下腰，楊魁便伏在菊猛背上，菊猛背著放開大步，踏水就走。正然走到中間，菊猛忽然記起一事，暗道：我糊塗了！怎樣不向叔叔把口劍借來？心裡就這樣一急，不覺一隻腳踏重一步，約人水有了二寸，似乎踏著一物，忽然同那鐵板一般，水上又冒起一物，面對面「嘍」的一聲。將菊猛的腳面夾住。菊猛大叫一聲，登地栽倒，便「通」的把楊魁向水裡一擲。楊魁見離岸約著一里多路，一手摸著水裡有樣鐵板似的可以借助，就便捺了一捺，借了此勁，以為兩躡步就可以仍到北岸。不料他手上捺的，也同菊猛腳下踏的一樣，才一著勁，水面也消起三四寸長一塊鐵板，「嘍」的一聲，將楊魁的手夾住。當下楊魁、菊猛便推車不由自主，只聽見水裡「噁噁噁」的，將二人一直拖到對岸。楊魁此時尚有一隻手能動，隨從身旁抽出寶劍，預備一經靠岸，斬斷鐵索，殺他一陣再酌道理。那知才要靠岸，那水裡有一隻鐵櫃，下面伸出一塊鐵板，兜起二人，突一翻動，二人都到了櫃裡，還是一個鎖住手，一個夾住腳。那櫃裡也有一間屋大，裡面漆黑，外面滔滔的水聲，只有當中同煙肉似的一個風筒進一點亮光，方好透氣。那夾手夾腳的鏈條到了箱裡，徐不著一寸長，連了鐵櫃上面，若用力一拉，也有三四尺長，但用力稍輕一些，連人就被他縮回。楊魁手上的那口劍，也算削鐵如泥，那知用盡平生之力向那鏈條砍去，再也砍他不開。

看官，你道水底這架鐵櫃和那拉人的夾板，究竟是樣什麼東西？這就是任機設的水面機。他這些法度，都從西洋外國學得來的，通身皆是機器，只要碰著機關，任憑神通廣大，卻然脫身不得。初時任機同梁啟文議定，一小南海須布四架機櫃，一千二百副鐵夾，水面便可以一篙一槳，都叫不得入裡。卻因狄小霞據邵竹回說，楊魁走地道逃走，還有一個後生由前面逃走，因此派了二百名兵守了地道的石門；一面傳梁啟文傳知任機，趕緊將水面機設下。但任機聽見兵信不佳，深怕半途而廢，罔吃辛苦，果然整日整夜帶同工人，穿了魚皮衣，在水底之下已將機櫃安好。只因那縮力鏈須要西洋藥水制過，方能刀劍不斷，所以暫時難成。他見狄小霞催得心急，只得把造成的三百副，就南岸當中布了一半，裝好一隻機櫃。也叫楊魁、菊猛二人難星進宮，偏偏碰著機關，收進裡面。過了一頓飯的時候，忽然又聽見「噁噁」的機器走動，只覺得腳下的鐵板越升越高，上面又一鏈圈由頭上套下，將到手膀一半，突然收緊；跟後又一鏈圈套下，直到腳面，也便收束。兩處一緊，那手腳上的鐵夾，二人都通身放開。可憐楊魁、菊猛，任憑他本領再大些，真個動彈不得。就此腳下的鐵板忽然又一翻動，二人已攢上了岸。

這時燈球蔑纜一眾兵丁，都圍上前來，將要拖著進裡，突然一個人大喊：「國妹有旨，吩咐將來人看真，如身邊有本營偵探的號衣腰牌，卻行釋放；倘若誤傷，提頭來見。」看官，你道這狄小霞又是什麼用意呢？只因日間見那石敢當委實俊俏非常，心中愛慕不過，不知不覺的將他派差出外，過後並□分懊悔。此時聽見水機上捉住兩人，深怕石敢當探信回頭，仗了法術，由水面上行來，觸動機器，眾兵不知查點，誤傷他命，豈不可惜！所以連忙派了一個軍官趕到前面，照會大眾，但楊魁此時心中卻懊悔不及了。當下眾兵將楊魁同菊猛衣邊一望，見得並無號衣，隨即兩人抬一個，將楊魁、菊猛抬到帳前。狄元紹才聽見說是楊魁，他便一句不問，說道：「難得是他！難得就是他！名頭是很大的，可憐也被我狄元紹拿住。」便冷笑了一笑，吩咐將二人斬訖報來。一聲令下，就有四個兵了仍將二人抬了，兩名校尉真個大萬出鞘，押著就往外走。但不知楊魁、菊猛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